

跨文化视角下中缅泼水节庆文化研究*

张兆龙¹, 曹冲¹, 张明亚¹, 秦尉富², 李乃琼²

(1. 云南大学 旅游文化学院, 云南 丽江 674100; 2. 钦州学院 体育学院, 广西 钦州 535000)

【摘要】跨文化视角下对中缅两地泼水节的研究表明, 表现形式上都以泼水欢庆为主题, 但国家制度和民族文化价值观上的迥异, 使得两地泼水节庆文化发生了不同轨迹的演变, 跨文化的研究有助于发挥同源节庆的认同功能。

【关键词】中国—东盟; 跨文化; 泼水节; 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K8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14)03-0136-03

当今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频繁的背景下, 跨文化的诸多问题不断凸显出来, 并越来越成为研究热点, 跨文化研究目的并不是要对比出那种文化优劣, 也不是去昭示哪种文化更高深, 更不是为了向全世界推广某种文化, 而是为了更好的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提醒人们保护多样的文化。跨文化研究的前提, 日本学者今道友信认为研究的对象不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只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均为互相交流, 并达到理解的主题才具有可行性^[1]。李毅夫、赵锦元等同样指出每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其本质上的特点, 除各自的特殊性外各民族之间往往有共性的一面^[2], 这是跨文化研究的前提条件。中国与东盟国家日益密切的双边关系中, 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合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跨文化比较研究我国云南傣族和缅甸的传统泼水节, 探讨这两个国家相似传统节庆文化的同与异, 挖掘传统文化在边境民族地区中的作用, 探索区域性节庆文化对国家认同的作用有一定参考意义。

1 我国云南傣族、緬族的历史渊源

据考证, 云南傣族是古代濮人的后裔, 属于百越民族的一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昆明之属无君长, 善寇盗, 辄杀略汉使, 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 名曰滇越”^[3]。滇越国可能是历史文献中记载最早的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大概即是今天西双版纳一带。傣族继承和发展了母体民族以稻田耕作为主的农业传统, 主要居住在河流的下游冲积形成的平坝中, 这里不仅土壤肥沃而且有利于水利灌溉, 并形成了典型的稻作民族文化模式。随着佛教的传入及印巴文化带来的婆罗门文化的影响, 傣族社会思想融合了佛教居士“五戒”、“八戒”、沙弥“十诫”、“比丘戒”观念, 传统善行观念

同佛教追求涅槃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孕育出傣族崇尚集体主义、善良、温厚、诚恳、友好的民族性格, 形成了傣族人民温存善良、朴实无华的民风。稻田文化的影响造就了傣族独具风格的水文化, 生产离不开水, 傣佛离不开水, 新年泼水祝福。缅甸人口最多的民族为本地的土著民族——緬族, 据緬甸民族的传说神话和史料考证, 表明緬甸各民族与我国南方的多个少数民族都有着渊源的关系^[4]。緬甸人普遍信佛南传佛教, 佛教思想与教义在緬族中早已深入人心, 几乎人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緬族人自幼在佛教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 也养成了乐善好施、温厚谦恭、热情好客的性格和充满佛教色彩的生活习俗, 佛事活动也贯穿于绝大多数人的一生, 佛教思想渗透在緬甸社会的各个角落, 可以说虔佛就是緬族人的生活。

2 中緬泼水节庆文化异同渊源探析

2.1 共同的宗教起源和自然环境造就了相似的泼水文化

2.1.1 中緬泼水节相似性源于共同的宗教渊源

我国傣族地区和緬甸关于泼水节的起源, 通常认为可追溯到印度的婆罗门教, 泼水节又称佛诞节或浴佛节, 是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节日。随着婆罗门教和小乘佛教广泛传播到南亚和东南亚地区^[5], 史书记载泼水节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由印度传到緬甸, 约在公元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经緬甸随佛教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佛教的传入使得泼水节在傣族地区成为一种民族习俗流传下来, 傣族人民并逐渐将之与自己的民族神话传说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了自己的节日, 并赋予了泼水节更为神奇的意蕴和民族色彩。两地关于泼水节起源的神话故事中的内容虽然不完全一致, 但从泼水节神话故事中仍然能够窥探一斑, 例如緬族泼水节神话

收稿日期: 2014-07-12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东盟民族体育文化差异与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12BTY019);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研究(项目编号: 11FTY002)

作者简介: 张兆龙(1985-), 男, 山东潍坊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民族传统文化。

中讲到人民受了七个仙女的保护才免受灾难,而傣族泼水节神话则是七个姑娘除掉恶魔才带给了人间新的平静生活。从相似神话表述中说明两地泼水节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今天在傣族地区和缅甸的水井旁、湖边或佛寺里都会看到印度佛教水神喃妥娜尼的形象也能说明泼水节与佛教的渊源。

2.1.2 相似性源于自然环境孕育的祈雨文化

特定地域内的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空间条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就会产生出人们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6]。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也就决定了人们进行体育活动内容与手段的不同。民族传统体育是各民族人民在特定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创造、发展与提炼出来的,不同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孕育出各异的体育文化形态。我国云南傣族地区和缅甸都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同,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前提下,雨季来的早或迟,雨量的多或少,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好坏,可以说雨水决定着人们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最初崇拜的对象应当是自己生活环境周围的自然物^[7],对于人们生存有着直接关系的水被人们所崇拜也很顺其自然,水的不可控制使早期的人类认为有神灵在操纵这一切,水神的观念也随之应运而生。傣缅两地人民的水崇拜的最基本意义,应都在于祈求充沛适量的雨水,促使农作物生长、丰收,从这个本质上来说泼水节本意在于祈求雨水充沛、农事顺利,泼水节所具有的浓重佛教色彩,当是佛教传入后与民间习俗的融合,泼水节正是傣缅两民族地区相似的自然环境和信仰,孕育出相似的民俗类型。

2.2 中缅泼水节庆活动习俗差异的文化根源探析

2.2.1 民族文化价值观不同导致泼水节价值取向各异

我国傣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翻查中国史籍远在公元一世纪就有傣族先民记载。公元一零九年,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建置益州郡,傣族就生活在益州郡。从土司制度推行开始元朝就在云南西部傣族地区,设置了金齿宣抚司管辖德宏等地傣族;在云南南部傣族地区,设置了彻(车)里军民总管府管辖西双版纳等地。明代又加固了元代的统治基础,在西部设麓川平缅宣慰司;在南部设车里军民宣慰司,并设较小土司区全面推行土司制度。清代则基本上沿袭元、明两朝旧

制,社会经济较为先进的地区则实行“改土归流”政策^[7]。傣族地区一直隶属中央政权管辖,这也使得傣族观念里形成了大中华的概念。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时对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文教为先”的教育政策,大力推广汉文化与儒家文化,培养了大批掌握中原文化的少数民族人才。中华一体国家政治、政策塑造下傣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观念^[8],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到泼水节庆的价值取向。在傣族的泼水节中有着很多的体现,在调研中经常听到傣族民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活动搞的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我们肯定喜欢,这是我们的节日”,傣族群众已经把泼水节作为了民族身份的标签。泼水节庆活动价值,不仅体现在维持内部成员的交往交流上,还有强化家乡感情、归属感,例如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每到泼水节时,都会赶回家乡参加泼水节活动,并在对内外的交流中,成了注重民族团结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泼水节庆文化价值观。

受佛教文化和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影响,缅甸的泼水节展现出温和与张扬的两面,即对立性格色彩同时存在的心理形态。长期积淀在民众心中的佛家文化,形成了深厚的心理根基,影响着缅甸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例如缅甸人认为泼水节是对佛表达的最好时机,在泼水节欢庆的日子里人们会到寺庙里静心参佛守戒,佛教也教化人们有着平和的心境和朴素的生活态度,这使得缅甸抢劫、偷盗等犯罪行为较低。而在近代西方长期殖民统治时期,对缅甸强制性传播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缅甸人也开始偏向于把节日活动,当成自我放纵与狂欢的节日,因此缅甸的泼水节比我国的泼水节也更加疯狂,并发展出在路边搭建泼水台的新风尚:泼水节时狂热的人们乘着敞篷车身穿色彩艳丽的奇装异服,在身上涂满五彩斑斓的油彩,装着或者戴着形态独特的装饰,极力地彰显着自己的个性吸引他人的关注,并与水台上的人们拿着水枪和水龙头疯狂的对射;人们伴随着路边水台上的音乐,毫无忌惮地疯狂跳舞、拼命唱歌充分张扬自我,让自己享受极致的欢乐,尤其是年轻人以泼水狂欢为借口,从早到晚恣意狂饮尽情宣泄。这种极致疯狂的行为在我国的泼水节中是没有的,而这正是西方节日所体现出的特征,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缅甸人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他们敬佛、仰佛又追求着人类的天性,泼水节活动也表现出疯狂与恬静的场景,缅甸泼水节展现出注重个人的情感表达和个体的心理体验的文化价值取向。

2.2.3 国家经济体制与政治制度干预下节庆发

展的迥异

我国云南傣族泼水节习俗文化的演变: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主义大环境的变化,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都面临着批判和继承的共同任务,特别是近年来实施的新农村建设和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活动的推广,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有了新的任务,表现出凝聚和增强民族认同感、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等。在这样的国家政策要求下和傣族群众新的社会生活与观念需求下傣族泼水节在传承、演化过程中,宗教性逐渐淡化,人们也更多的用理性和世俗的眼光来对待这一节庆活动,其娱乐性功能逐渐增强,活动内容也从娱神向着娱人转变。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泼水节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大型的综合性节日,其娱乐性和经济性增强,原有的祈求丰收的含义也都隐退在欢乐的水花之后了。

缅甸泼水节习俗文化的演变和中国相比,缅甸对于自己的传统节日并没有刻意去开发和包装,因为节日本身就是缅甸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政府对于传统节日的开发保护也仅限于延长传统节日的放假时间,缅甸的泼水节发展完全依靠自身的能力进行发展,这就给市场经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泼水节与市场的相互依存,催生出了有别于我国泼

水节的路边泼水台文化:每到泼水节时,公司、企业家纷纷抓住泼水节的商机大做宣传,在路边搭建起气派的泼水站台,周身布满标语,广告味十足,其中不乏中国企业,大型公司还邀请明星站台走秀、放歌,也会在现场派发免费的企业宣传品等活动。两地泼水节庆体育文化信仰与活动方式的转变都受到隐形力量的冲击,这种无形的力量或来自国家、或来自社会,两地的泼水节就在这种社会变迁中走出了各自的特色之路。

3 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而在文化建设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外文化交流,而对待他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又成为首要问题。费孝通老先生关于此,曾讲到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原则^[9]。其中“美人之美”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遗产都要善于和勇于接受、吸纳,以丰富自己、不断进步。中缅两国应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在活动内容与运作方式上不断创新,例如泼水节庆体育作为中缅两国所保存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越来越密切的背景下,充分发挥其认同功能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杨海晨,王斌,胡小明,等.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跨文化比较[J].体育科学,2012,32(8):3-15.
- [2]李毅夫,赵锦元.世界民族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64.
- [3]张公谨.傣族文化[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56.
- [4]周建新.缅甸各民族及中缅跨界民族[J].世界民族,2007(4):86-94.
- [5]光映炯,张晓萍.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的民族节日传承与发展[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0(1):45-49.
- [6]李延超.水与火洗礼中的民族传统体育[J].体育科学,2006,26(11):41-48.
- [7]王俊敏.人类学研究与文化沟通——访费孝通等五位东亚人类学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21.
- [8]王文成.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J].思想战线,1992(6):79-84.
- [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149.

China and Myanmar Water - splashing Festivals Culture Research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ZHANG Zhao-long¹, CAO Chong¹, ZHANG Ming-ya¹, QIN Wei-fu², LI Nai-qiong²

(1.Tourism And Culture College, Yunnan University, Lijiang, Yunnan 674100;

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Qinzhou University, Qinzhou, Guangxi 535000)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the Water-sprinkling Festival in China and Myanmar in the intercultural perspective shows that both of their forms are all themed with celebrations by sprinkling water. Differences in the state political system and cultural values promote the evolution into different paths. Intercultural research is helpful to bring their festival features into full play.

Key words: China—ASEAN; intercultural; Water-splashing Day; social identity